

德·雷·克著

黑色方尖碑



黑色方尖碑

——被耽搁的青年时代的故事

〔德国〕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著

李清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Erich Maria Remarque
DER SCHWARZE OBELISK

Geschichte einer verspäteten Jugend

本书根据科隆·柏林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 1956年版本译出

黑色方尖碑

(德国) 雷马克 著

李清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6.875 插页2 字数321,000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500册

书号: 10188·638 定价: 2.30元

请你们别责骂我谈论旧时代。世界又沦入《启示录》惨淡之光中，血腥味和上次破坏的尘土尚未消失，实验室和工厂已重新加紧工作，通过发明可以炸毁全球的武器来维护和平。

维护世界和平！关于它，从来没有比我们的时代谈论得更多，而为了它，却从来没有比我们的时代做得更少，从来没有比我们的世纪——二十世纪，进步的、技术的、文明的、民众文化的和大规模屠杀的世纪——有过更多的虚伪预言家，更多的谎言，更多的死亡，更多的破坏和更多的眼泪。

因此，请你们别责骂我回顾那些传说般的年代。在那些年代里，希望还象旗帜一样在我们头上飘扬，我们曾经相信过诸如人道主义、正义、宽容这些值得怀疑的东西，我们也曾相信，一场世界大战对于一代人的教训必定是足够深刻的。

第 一 章

太阳照进海因里希·克罗尔父子墓碑公司的办公室里。这是一九二三年四月，公司生意兴隆。春天没有把我们遗弃，我们卖得十分顺当，因而更加蚀本，但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死神无情，无法抗拒，而办丧事，就得购买砂岩或大理石墓碑，如若有意欠债，或是遗产相当丰足，甚至要买各面磨光的名贵的、黑色瑞典花岗岩墓碑。秋天和春天是生意人经营丧事用品的黄金季节。在这两个季节里，人死得比夏天和冬天还要多。在秋天，因为人的活力消失，而在春天，这种活力又苏醒，象一条太粗的烛芯消耗太细的蜡烛一样在消耗虚弱的身体。至少，我们事业心最强的代理商，市公墓埋尸人利贝曼，是这样认为的，他当然深知此事。他年已八十，掩埋过一万多具尸体，用自己推销墓碑的佣金购买了一幢房屋，房屋座落在河边，有花园和放养鱒鱼的鱼池。由于职业上的原因，他成了明智的嗜酒者。他唯一憎恨的是市火葬场。火葬场是不正当的竞争者。我们也讨厌。靠骨灰盒赚不到钱。

我看看表。已经将近正午，由于今天是星期六，我就打烊。我把铁皮盖罩在打字机上，把“迅速”复印机放到窗

帘后，把岩石样品搁到边上，从定影液里取出阵亡士兵纪念碑和艺术墓饰的相片。我不仅是公司广告部主任兼制图员和会计，而且一年来也是办公室里唯一的职员，是个什么事都做的职员。

我乐滋滋地从抽屉里取出一支雪茄。一支巴西黑雪茄。上午，维滕贝格金属制品厂的捐客把烟给了我，其目的在于试图塞给我一批青铜花环；雪茄是上等产品。我寻找火柴，可是同往常一样，火柴不知搁在哪儿。幸好炉火微燃。我卷起一张十马克的钞票，在火上点着，用它来点燃这支雪茄。四月底的天气，炉子生火本来是多余的；这不过是我的老板格奥尔格·克罗尔做生意的诀窍。他相信穿丧服的人在温暖的房间里比在挨冻时更乐于把该付的钱掏出来。他认为悲哀已经使灵魂挨冻，倘若两脚再挨冻，那就很难付个好价钱。温暖可以解冻，又可以使人解囊。因此，我们办公室的火总是生得暖烘烘的，我们的办事人始终记取这个最高的原则：绝不在冷天或雨天争取在公墓上成交生意——生意总是在温暖的房间里，尽可能在饭后成交。悲哀、寒冷和饥饿是糟糕的生意伙伴。

我把没燃完的那张十马克钞票扔进火炉，站起身。就在这时，我听见街道对面屋子的一扇窗子被撞开。要想知道发生什么事，我用不着朝那边望去。我悄悄地把身子弓到桌子上方，仿佛想在打字机上打几个字似地。同时，我偷偷地斜着眼睛朝一面小镜子里看，这面镜子我早就放在可以观察到窗口的地方。同往常一样，镜子里出现了屠马

人瓦策克的妻子莉莎，她正赤裸着身子站在窗口，伸着懒腰打哈欠。她这时才起床。街道古老而又狭窄，莉莎可以看见我们，我们可以望见她，她是知道的，因此她站在那里。突然，她扭歪自己的大嘴，露齿大笑，手指着镜子。她用自己一对猛兽般的眼睛发现了它。我为自己被捉住而恼火，但是我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在一阵腾腾的烟雾中走到房间的后部。过了一会儿我才回来。莉莎还咧着嘴讪笑。我的目光望着窗外，但是我没望着她，假装同街上的某个人打招呼。我又多余地朝空中抛出一个飞吻。莉莎这下子上当了。她好奇地探出身子想瞧瞧谁在那里。那里没有人，现在我狞笑了。她生气地用手指着额头退回去。

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演出这出喜剧。莉莎是被人称之为妖艳的婆娘那类人，我了解有一大堆人乐于掏出数百万马克，以便能在每天早晨饱饱这种眼福。我也在享受，但尽管如此，它却使我恼火，因为这条懒虫，每天总是睡到中午才从床上爬起来，并且如此恬不知耻地对自己的作用充满信心。她压根儿没想到，不是每个男人都想立即同她睡觉的。在干这种勾当方面，她毫不在乎。她的头发乌黑，留着刘海儿，鼻子高傲，正站在窗口，摆动她的一对象头等卡拉拉大理石雕成的乳房，宛如一个阿姨在一个婴儿面前摆动拨浪鼓玩具一样。假如她的乳房是一对气球，她会兴高采烈地把它伸出去的。她赤裸着身子，乳房当然也赤裸着，这点她满不在乎。她之所以高兴，非常简单，她活着，而且所有男人都迷恋着她。后来，她把这种事忘

了，她那张饕餮的嘴大嚼起早餐来了。而与此同时，屠马人瓦策克正在宰那些疲乏不堪的、拉过出租马车的老马。

莉莎再次出现。她现在别着一撮胡子，并为这种别出心裁的主意而得意忘形。她行了个军礼，我已经意识到她之所以做出这种怪样，其意是指隔壁的退伍老上士克诺普夫。后来我才想起，克诺普夫的卧室只有一扇窗户朝着院子。莉莎非常狡猾，她知道邻近几幢房子的人是看不到她的。

突然，仿佛某处音响的大坝决了堤，玛丽亚教堂的钟声开始响了。教堂在巷子的尽头，钟声犹如雷鸣，就象是从天上直接朝房间里敲打。与此同时，我看见我老板的光头象个精灵般的西瓜在办公室朝着院子的第二扇窗前闪过。莉莎做了个厚颜无耻的表情，把自己的窗子关上。每日对神圣的安东尼乌斯的诱惑又一次被战胜了。

格奥尔格·克罗尔年近四十，但是他的头已经象博尔露天酒馆的九柱戏球道那样光亮。从我认识他以来，它就那么灼亮，迄今已经五年多了。它如此之发亮，以至于我们的团所待的战壕里，曾颁布过一道特殊命令：格奥尔格即使在前线非常平静时也必须戴上钢盔——他的光头甚至会诱得最温顺的敌人打上一枪，以证明它是不是一颗巨大的弹子。

我做了个立正姿势报告：“克罗尔父子公司总部！参谋部在侦察敌情。在屠马人瓦策克区域有可疑的部队行动。”

“哈哈！”格奥尔格说。“莉莎在做早操。稍息，上等兵博德默尔！为什么您每天上午不象骑兵小乐队驮铜鼓的马那样戴上眼罩来保护您的道德？您知道人生三件最宝贵的东西吗？”

“高级检察官先生，倘若我自己还在寻找人生，我怎么会认识它们呢？”

“道德、单纯和青春，”格奥尔格训戒道。“失去一次，永远无法重新获得！有什么事物比经验、年龄和空白的学识更令人绝望呢？”

“贫困、疾病和寂寞，”我回答并稍息。

“这些无非是经验、年龄和未完成的学识的别名罢了。”

格奥尔格从我嘴里抽走雪茄，端详了一会儿，象个收藏家判断一只蝴蝶一样地判断这支雪茄。“金属制品厂的战利品。”

他从口袋里抽出一支熏得很漂亮的金褐色的海泡石烟嘴，把巴西雪茄装进去继续抽了起来。

“我对没收雪茄无力抗争，”我说。“你只会使用暴力，你这位前任军士所知道的人生，不过如此。但是为什么要用雪茄烟嘴？我没患梅毒。”

“而我不是搞同性恋的人。”

“格奥尔格，”我说。“战时，我从厨房偷来豌豆汤，你就用我的汤匙吃。那把汤匙一直是插在我肮脏的靴子里，从来没洗过。”

格奥尔格仔细看着巴西雪茄的烟灰。烟灰雪白。“战争

已经过去四年半，”他用教训的口吻说。“当时我们经历无穷的不幸才变成人。今天，无耻地追猎财产又重新使我们变成强盗。为了伪装，我们又需要某些规矩作为装饰。因此就这样！但是，你还有第二支巴西雪茄吗？金属制品厂对一个职员行贿，绝不会光送一支雪茄的。”

我从抽屉里拿出第二支雪茄给他。“学识、经验和年龄对于某些事，似乎还是管用的，”我说。

他狞笑着，递给我一盒香烟，这盒香烟少了六支。“还有没有什么事？”他问道。

“没有。没有顾客。但是我迫切请求提高薪水。”

“又要请求？你昨天才请求过呢！”

“不是昨天。是今天上午九点。少得可怜的八千马克。但无论如何，今天上午九点至少还算是一点钱。但这一刻美元又有新的牌价，我这点钱现在买不到一条新领带，只够买瓶便宜的葡萄酒。但是我需要一条领带。”

“现在美元的牌价怎样？”

“今天中午三万六千马克。今天早晨才三万。”

格奥尔格仔细看看他的雪茄。“三万六千！这简直象雌猫在发情！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到普遍破产，陆军元帅先生，”我回答说。“在这期间，我们必须生活。你带钱来了吗？”

“只有今明两天用的满满一小手提箱。一千马克、一万马克的，甚至还有几捆可爱的旧的一百马克钞票。大约有五斤重。通货膨胀现在发展如此迅猛，帝国银行连印钞票

都来不及。新的十万面额钞票才流通了两星期，如今很快就得印百万的钞票。我们什么时候用十亿的？”

“假如这样持续下去，几个月之后。”

“我的天呀！”格奥尔格叹息着说。“一九二三年美好平静的光阴在哪里？当时美元牌价在一年里只从二百五十升到一万。更不用说一九二一年了——当时不过上升很有限的百分之三百。”

我从面街的窗子望出去。莉莎现在穿着一件印有鸚鵡图案的绸睡衣站在对面。她把一面镜子挂到窗子把手上，正在梳理头发。

“你瞧那个人，”我尖刻地说。“那个人不播种，不收获，而老天爷却养着她。昨天她还没那件睡衣。绸子的，一米多长！而我竟攒不起钱买条领带。”

格奥尔格微露笑容。“你是个时代的普通的牺牲者。相反，莉莎却驾驶着风帆鼓鼓的快船在德国通货膨胀的浪涛上漫游。她是黑市商人美丽的海伦。经营墓碑如今发不了财，我的孩子。为什么你没象你的朋友维利一样，去做鲑鱼生意或买卖股票？”

“因为我是个多愁善感的哲学家，始终忠于墓碑。提高薪水的事怎样了？即使是哲学家，衣着上总还得花费点钱。”

“你不能明天买领带吗？”

“明天是星期天，明天我要用领带。”

格奥尔格从前院把放钱的箱子拿来。他伸手进去，扔

给我两捆。“够了吗？”

我看到绝大多数都是一百马克面额的。“你再给我添半公斤糊壁纸，”我说。“这里最多五千。天主教的黑市商人每逢星期天都把这当作做弥撒时供祭的钱放在盘子上，他们因为如此吝啬而感到害臊。”

格奥尔格搔搔自己的光头——一种返祖的姿势，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含义。随后他递给我第三捆。“感谢上帝，明天是星期天，”他说。“明天美元没有牌价。每周里通货膨胀休息一天。上帝创造星期日时，他必定没有这用意。”

“我们的情况究竟怎样？”我问道。“我们破产了还是处境大好？”

格奥尔格长长吸了一口海泡石烟嘴。“我相信，在今日的德国，没有哪个人会再知道自己的。象神一般的施蒂内^①也不知道。所有储蓄户当然都破产。工人和拿薪水的人也同样如此。小生意人中的大多数不知不觉地破了产。只有搞外汇、股票或大宗实物的人确实处境大好。我们根本谈不上。我这样说，你明白了吗？”

“实物！”我往我们堆放存货的花园望去。“我们确实不太多。主要是砂岩和浇铸品。可大理石和花岗岩很少。我们仅有的这一点，你弟弟却从我们这里赔本卖给别人。我们最好是什么也不卖，不是吗？”

^① 原是德国十九世纪大工业家，建立过许多大企业，这些企业后来组成施蒂内康采恩。这里指这个康采恩。

格奥尔格无须回答。外面自行车铃响了。旧式楼梯上传来脚步声。有个人自以为是地在咳嗽。这就是老叫这家人担忧的人，海因里希·克罗尔少爷，公司的第二个主人。

海因里希身材矮小肥胖，蓄着一撮蓬乱而又粗硬的胡须，身穿沾满尘土的条纹裤子，裤脚用骑车裤夹夹紧。他用略带点非难的目光扫了格奥尔格和我一眼。在他眼里，我们是整天到处闲逛的老爷，而他才是管外勤的实干家。他从不气馁。每天拂晓，若是我们的代理商、埋尸人或教师报告哪家死了人，他就到火车站去，然后骑着自行车到最边远的村落。他并非不能干。他的肥胖真讨人喜欢，因此他通过早晚勤快地填食来加以保持。农民不太喜欢外形象饿汉的瘦子，而喜欢矮小的胖子。另外就是他那套西服。他不象墓碑竞争者施泰因迈尔那样穿一套黑色大礼服，也不象霍尔曼和克洛茨公司的捐客们那样穿着蓝色的普通西服——前者太显眼，后者太随便。海因里希·克罗尔身穿一套访客时穿的小西服，即条纹裤加毛料上衣，上衣有一个有棱角的僵硬的老式衣领，结着一条经蒸汽烫过的深色领带。两年前他定做这套服装时，曾经迟疑过一瞬间，他考虑常礼服是否对他更合适，但他随后就否定了，因为他身材太小。放弃这主意却是上策，即使拿破仑，看上去也拖着一条燕子尾巴，怪可笑的。于是，从今天的装扮来看，海因里希·克罗尔象个可爱上帝的小接待主任——该怎样，就是怎样。骑车人用夹使全部情况增添一种宾至如归的、

但又是精明的特征——人们以为在汽车的世纪中从这样穿着的人那里购买东西可以讨点便宜。

海因里希除下礼帽，用手帕擦擦额角。外面相当凉爽，他不会冒汗；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对我们显示一下自己是个干重活的人，而我们则是书桌旁的蠢虫。

“我把十字架墓碑卖了，”他说，话音里带有做作的谦虚，谦虚的后面，却默默地吼出凯旋的欢呼。

“哪一座？大理石制的那座小的吗？”我满怀希望问道。

“那座大的，”海因里希回答得更干脆，两眼盯住我。

“什么？那座双基座并带有青铜链条的瑞典花岗岩十字架墓碑？”

“正是那座！我们还有别的一座吗？”

海因里希这么问显然很愚蠢，可他却把它看作绝妙的讽刺幽默而沾沾自喜。

“对，”我说道。“我们没有另一座。这才可怜呀！这是最后一座。直布罗陀的岩石制的。”

“你卖多少钱？”此时格奥尔格·克罗尔才问道。

海因里希伸展四肢。“七十五万，不包括碑文，不包括运送和包装。这些费用另加。”

“了不起！”格奥尔格和我异口同声地说。

海因里希向我们投来充满傲气的目光，死鳕鱼往往有这样的表情。“那是一场艰苦的较量，”他声明，出于某种原因又再把礼帽戴上。

“我敢说在这场较量中您输了，”我回答。

“什么？”

“输了！这场较量！”

“什么？”海因里希被激怒了，重复道。我的话有点刺激他。

“他认为你本来不该卖，”格奥尔格·克罗尔说。

“什么？这究竟又是什么意思？真混蛋，人家从早到晚不辞辛苦，卖了个好价钱，回到店里，却受到谴责的报答！你们自己到乡下去，去试试——”

“海因里希，”格奥尔格温和地打断他的话。“我们知道你很辛苦。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售货致穷的时代。通货膨胀已经几年了。从打仗那时起，海因里希。但是今年，通货膨胀象得了开放性肺结核似的。因此数字再也没有什么意义。”

“这我自己知道。我不是白痴。”

没有人回答什么。只有白痴才这样认为。对这些白痴进行反驳毫无意义。这一点我是星期天到精神病医院才知道的。海因里希抽出他的笔记本。“我们买进这座十字架墓碑花了五万马克。应该说，卖七十五万利润是不少的。”

他又用冷言冷语进行讥讽。他认为对我必须讥讽，因为我曾当过乡村教师。那是在战后不久，我在一个偏僻的荒村里待了九个月，后来我离开那鬼地方，因为冬天的寂寞象只咆哮的狗追逐着我。

“假使您没卖掉美丽的十字架墓碑，而是卖掉门外窗口那座该死的方尖碑，那么利润就更惊人了，”我说。“那座

方尖碑，是您已故的父亲在六十年前成立公司时以更低廉的价格购进的——据说它只花了大约五十马克。”

“方尖碑？方尖碑和这笔生意有什么关系？方尖碑是不卖的，谁都知道。”

“正因为如此，”我说。“对于方尖碑，不会感到可惜。对于十字架墓碑，实在可惜。我们必须花更多的钱才能买进。”

海因里希·克罗尔喘着粗气。他的粗鼻子长着息肉，有些肿胀。“您或许想告诉我，买进一座十字架墓碑得花七十五万？”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格奥尔格·克罗尔说。“里森费尔德明天到达这里。我们必须向奥登韦尔德花岗岩厂重新订货，存货已经不多了。”

“我们还有那座方尖碑，”我挖苦地说。

“为什么您自己不去卖？”海因里希气急败坏地说。“好吧，明天里森费尔德来，我待在这里，我也跟他谈判！那时我们再瞧是多少价钱！”

格奥尔格和我交换一下眼色。我们知道，我们得设法不让海因里希见到里森费尔德，万不得已必须把他灌醉或在他的星期日早餐酒里掺些蓖麻油。这个忠诚的老式商人若是见到里森费尔德，肯定要回忆战争，唠叨美好的旧时代的历史——当时一马克还真正是一马克，况且正如我们可爱的陆军元帅^①精辟地说过：忠诚是荣誉的精髓——，

^① 指兴登堡。

那必定要叫里森费尔德腻烦透顶。海因里希很重视这些无稽之谈，里森费尔德则不然。里森费尔德认为忠诚就是一个人要求别人吃亏而自己占便宜。

“价格每天都在变，”格奥尔格说。“这没什么可讨论的。”

“真的吗？你或许也认为我卖得太便宜了吗？”

“那得看情况而定。你把钱拿来了吗？”

海因里希凝视着格奥尔格。“拿来？这究竟说到哪里去了？我们还没有交货，我怎能把钱拿来？这办不到！”

“这不是办不到，”我回答。“相反，这么做在今天相当流行。这叫做预付货款。”

“预付货款！”海因里希粗大的鼻子鄙夷地抽动了一下。“您这乡村教师对此有何高见？我们公司的人怎么能要求预付货款？坟墓上的花圈还没枯萎，就要求服丧的家属预付吗？还没交货的东西，您就想要钱？”

“当然！要不，什么时候呢？这时他们神经脆弱，更容易把钱掏出来。”

“这时他们脆弱？亏您想得出来！这时他们比钢还硬！他们才付过医生、棺材、神甫、墓穴、花、丧宴种种费用，您要不到一万马克预付货款的，年轻人！这些人首先得休养！在他们付款以前，他们首先一定要看到他们订的东西立在公墓上，而不仅仅看到在目录纸上，即使这目录是您画的，用中国的墨笔和金箔描绘碑文并附上几个服丧家属的名字。”